

乎全军覆没。姑祖父罗丰禄陪伴李鸿章到日本屈辱地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，遭到全国唾骂。但是，59年后的1953年，我们获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。

1989年8月，我受命到深圳大学主持校务，又一次走近祖父曾任总办的黄埔水师学堂。当时我带着22岁的小儿子驱车到深圳，这一路正是沿着祖父为总办的广九铁路南下，也正是1905年55岁的祖父带着9岁的我父亲到广东来履新的历史足迹。

在深大任职期间，通过在华日本友好人士的介绍，我认识了当时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，我到日本访问时还专门前往首相府拜访，海部首相在日理万机中热情地接待了我。他非常关心我们这所经济特区大学的情况，并向深大赠送了图书。我们表示希望聘请他为我校的名誉教授，为了增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和支持中国的改革开

放，他欣然同意。于是1991年8月1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，在国家教委的主持下举行了隆重仪式，我亲手将深圳大学名誉教授证书颁授给海部首相，他当场题词“教学无限”赠给学校。后来海部首相又专程来深大给师生作报告，并且随身带来一幅“活龙不滞水”的题词送给深大，鼓励我们要像一条飞龙那样腾空飞舞，自强不息。此时，我不禁又一次想到96年前签署《马关条约》的一幕，这真是沧海桑田换了人间！

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。在过去的一百年里，中国发生了巨变，世界也发生了巨变。在国家从贫弱走向富强、从落后走向现代化中，我们清华代代的精英作出了卓越贡献。我忝列为清华人之一员，深感荣幸而愧乏建树。在今后振兴中华的长征路上，愿我清华母校作出更大的成绩！

## 为水利事业奋斗一生

○欧阳昭（1951土木）

我于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，一年后转入土木系，分组选了水利组，水利组便是水利系的前身。在清华读书的时候，母校不仅教我做学问，更重要的是教我做人，教我说老实话，做老实人，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地工作，在困难挫折面前不要灰心，要鼓起勇气继续努力，在大风大浪中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。岁月易逝，记忆犹新，母校的教导却永远铭记我心中，几十年来我以此为准则，并身体力行之。

1951年在清华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水利部工作。由于我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，



欧阳昭学长在百年校庆晚会现场留影

父亲又是国民党军官，自然厄运就不断地向我袭来。起先在去苏联留学的名单中

## □ 值年园地

我被刷掉了，1955年下放青海，1960年青海又把我们出身不好的人派往黄河上游农场开荒。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青海严重缺粮，就吃白杨树叶子、柳树叶子和苦菜。来到黄河上游，冬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，垫些草就在地上睡觉，从此我患上关节炎。开荒地点不通汽车，中间隔着黄河和30里路砂山，靠人背驮运，交通非常不便。初到时，我每天先过黄河再翻越30里路砂山，去背开荒工具和生活物品。遇到刮风天气，飞砂走石，背驮重物翻越砂山非常艰难，每走一步都得付出很大的体力。有时累极了，就坐在砂山上休息，还不得不停地换地方，不然便会被飞来的沙尘掩埋。有一次我们过黄河时，突然渡船与跨过黄河的钢缆之间的联结出了问题，眼看我们的渡船要被汹涌的黄河水冲走，在这危急关头我想起了马约翰老师曾经教过我们的爬绳，便使劲向上一跳，抓住了钢缆，使劲向对岸爬去，爬了约30米左右到达对岸。我再用力把渡船拉向岸边，救了一船人。大家向我表示感谢，我内心也感到非常欣慰，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好事。

由于天寒地冻，开荒异常艰辛，铁镐和锄头挖不进也啃不动，面对严峻的考验，是母校的教导激励着我去战胜困难，并支撑我勇敢顽强地活下去。1963年，青海省委和中央组织部考虑到青海严重缺粮，于是决定调走2000名干部，我和妻子便一起调到湖北工作。

在湖北工作时，我仍然勤勤恳恳、认真负责，多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。我积极要求入党，可是申请了二十多年，却因为父亲的问题不能入党，我感到非常委屈。后来经清华老同学指点，1984年我加入

了中国民主同盟，在政治上终于有了归宿。1981年水利部老领导向我道歉，他说为了改正错误，要把我调回北京，我婉言谢绝了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我没有了精神上的枷锁，心情舒畅，工作干劲特大。吃过大苦、饱经磨难之后，我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湖北省水利水电建设事业，并取得了很多成绩。1981年获高潭口电力排灌站工程国家优秀设计项目奖，1982年获高潭口电力排灌站工程国家优质工程项目银质奖；水利电力部优质工程项目奖和湖北省优质工程奖。1985年，以有突出贡献的业务骨干优先晋升一级工资。1988年被评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。1991年6月，被民盟湖北省委授予优秀盟员。1992年被武汉水利电力大学聘为兼职教授。1992年，以对中国现代水利事业做出贡献的人物，被水利部收入《中国现代水利人物志》。

退休以后，为了发挥余热，1993—1994年主持了深圳市东部地区供水工程的松子坑水库群的设计工作，圆满完成了初步设计和技施设计。1988年以来，1999年国际老年人年，我被评为优秀老盟员，还参加了民盟湖北省委召开的表彰大会。

我一生坎坷，但我坚持按照母校的教导去做人做事，这使我度过了许多艰难险阻，也使我在逆境中不断成长。青海是我最难忘的地方，我曾经在那里战斗过八年。青海高原有非常美丽而又迷人的自然风光，也有像柴达木盆地那种变幻无常而又非常恶劣的气候和地理环境，我庆幸自己在这些恶劣条件下，不仅锻炼了我的意志，也磨砺了我的体质。我今年85岁，今后我将一如既往地坚持锻炼，争取做一名健康老人。